



# 你在高原

张炜 著

4

鹿 眼  
*The Deer's Eye*

作家出版社

*You Are On The Highland*

# 你在高原

张炜 著

4

鹿 眼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鹿眼/张炜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8

(你在高原: 纪念版)

ISBN 978 - 7 - 5063 - 6028 - 9

I. ①鹿…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9211 号

## 鹿 眼

---

作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50 千

印张: 28

插页: 3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28 - 9

总定价: 560.00 元 (全十册)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自序

自然，这是长长的行走之书。它计有十部，四百五十万言。虽然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但它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在这些故事的躯体上，跳动着同一颗心脏，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

在终于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回视这部记录，心底每每滋生出这样的慨叹：这无一不是他们的亲身所历，又无一不是某种虚构。这是一部超长时空中的各色心史，跨越久远又如此斑驳。但它的主要部分还是一批五十年代生人的故事，因为记录者认为：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不了解这批人，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样说可能并没有夸张。

它源于我的挚友（宁伽）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受他们的感召，我在当年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的时候，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并且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必要落实的、严密的计划：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要无一遗漏，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包括民间传说等等。当时的我正值盛年，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豪志，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后来果然因为一场难料的事，我的这个实勘行走的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然后不得不停下来。这是一个难以补偿的大憾。

因为更真实的追求才要沉湎和虚构，因为编织一部心史才要走进一段历史。

我起意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我或许会畏惧止步。但我说过，那实在是盛年的举意，用书中的一个人物的话说，即当时是——“茂长的思想，浩繁的记录，生猛的身心”——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产物。

萌生一个大念固然不易，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为她花去整整二十年最好的光阴：抚摸与镌刻的二十年，不舍昼夜的二十年……

我是一个五十年代生人，可对这一代，我仍然无法回避痛苦的追究。这是怎样的一代，你尽可以畅言，却又一言难尽。仍然是书中的一个角色，他这样谈到自己这一代：

“……时过境迁，今天它已经没有了，是的，显而易见——我是指那种令人尊敬的疯狂的情感。每到了这时候，我又不得不重捡一些让人讨厌的大词了。因为离开它们我就无法表述，所以我请求朋友们能够原谅……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这可是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做过了什么！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

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更多的时候是将一切掩入内心。因为我知道：你尽可以畅言，却又一言难尽。

最后想说的是，我源自童年的一个理想就是做一名地质工作者。究竟为什么？我虽然没有书中一个角色说得那么豪迈——“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但的确有过无数浪漫的想象。至今，我及我的朋友们，帐篷与其他地质行头仍旧一应俱全。

我的少年时代，有许多时候是在地质队员的帐篷中度过的。我忘不了那些故事和场景，每次回忆起来，都会沉浸在一些美好的时光中。

这十部书，严格来讲，即是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

这是一个深入阅读的时代吗？当然不是。可是我要终止这二十年的工作吗？当然不能。

可是如此的心灵记录，竟然也需要追逐他人的兴趣？连想一下都是亵渎。

我耗去了二十年的时光，它当然自有缘故，也自有来处和去处。

作者于2009年12月16日

# 目 录

自 序	1
-----	---

## 卷 一

### 第一章

手捧鲜花的孩子	3
小路	15
大李子树·鲛儿	24

### 第二章

廖紫卫一家	36
那个岛	45
林泉	53

### 第三章

我的初恋	64
父亲的海	77
分别	87

## 卷 二

### 第四章

芳邻	101
背叛	107

筑爱巢	113
平原岁月	119
黑夜	128

## 第五章

控告	146
一毫米	152
座谈会	165
失眸	175

## 第六章

科主任蓝珂	182
女医师	195
在悬崖上	207
太阳落山	221

# 卷 三

## 第七章

沉重的故事	231
族长与海神	242
挽救	253
飞鸟	259

## 第八章

父亲	268
炒杏仁	273
金黄色的菊花	286
依偎和叮嘱	295

## 第九章

包家 . . . . .	306
公司之歌 . . . . .	318
兽医小传 . . . . .	333
火车 . . . . .	341

## 卷 四

## 第十章

昏沉 . . . . .	353
住院 . . . . .	359
坠落 . . . . .	370
鹿眼 . . . . .	381

## 第十一章

永恒的原野 . . . . .	391
寻找 . . . . .	407
手捧鲜花的孩子 . . . . .	415

缀章：墨夜独语 . . . . .	421
-------------------	-----

编后记 . . . . .	438
---------------	-----



# 卷 一



# 第一章

## 手捧鲜花的孩子

### 1

这或许不是梦境，而是少年时代的一个真实经历：黎明前，我香甜地睡着，她又一次蹑手蹑脚地走近了。她的步子是这样轻盈，没有一点声音……先是站在近前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就低下头亲吻我的额头、两颊，最后又触动我的嘴唇。她吻得浅浅的，很轻很轻，弄得我痒痒的——就这样给惊醒了，猛地睁开，马上看到的就是那双美丽的鹿眼……我的双臂环住了她热乎乎的、润滑的长颈，再也不愿松开。黎明前的沉迷和簇拥让我泪花闪闪。

我最熟悉这双鹿眼。在我们家周边的林子里，如果我大着胆子走到最深最密处，就会遇到一只小鹿。它早就与我相熟了，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我渐渐发现它像我一样孤单，独来独往，到底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它的眼睛清澈明亮地看过来时，让我心上颤颤的。我抱住它的脖子紧紧簇拥时，它就一下下蹭着我的脸颊。我们在林子里奔跑，一块儿找果子和蘑菇，冒着被蜇的危险去采一坨野蜜……就这样一直玩到天地乌黑一片，最后险些摸不到回家的路径。

只要我忙着上学没去林子，一大早就会出现那个梦境。它想起了我，也就跑到了我的梦里。我告诉它我去小屋了，我不能不去，因为我真的着迷了，我再也离不开了……它欣喜而困惑，好奇地询问——什么样的小屋？小屋里有什么人？

是这样，每天从早晨开始，我都在盼望和等待。匆匆地吃过饭，然后带上书包就出门了——“星期天也这样吗？”“嗯，星期天是最好的一

天。”我穿过空空的校园，一直走向那个小屋……

我不知谁拥有过这样的幸福，有点莽撞，还有点胆怯；随着接近，我的脚步变得迟缓了，心中的那个小兔子又开始扑扑撞人了。我把一大束鲜花从包中掏出来，它因为有硬纸筒保护起来，一叶一瓣都没有折损。我站在门前一声不吭，屏住了呼吸。就这样伫立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敲门。多么羞怯的声音：笃、笃笃。啊，我听到了她的脚步声，接着门打开了……

她将我和怀中的鲜花一起拥住。

那一刻我相信自己的脸色也好似那一束鲜花，因为我觉得满脸都在灼烫。“老师……”一声呼唤小到了只有自己才听得见。我依偎在她的胸前。时间一秒一秒滑过，每一秒价抵千金。我害怕自己语无伦次，紧紧咬住牙关。这是人世间最温暖的地方啊，她身上的芬芳早已盖过了那束鲜花。我急促的呼吸让自己无法隐藏，一句话也说不出：其实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只想永远待在这儿。

可是我天一黑还要回那个小茅屋，那才是自己的家。

……

在我的经验里，一个人的童年缺少了父亲是非常不幸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他这一生很可能会遭逢许多意想不到的困厄、一些不可思议的奇遇……不管怎么说，这肯定会影响他的一生。

首先是，一个人过早地离开了父亲会有难言的孤寂。这孤寂来自他人闪闪烁烁的眼神，来自内心的怯懦，也来自想象和思念。好奇心开始折磨他了，他要一遍又一遍地想象那个给了自己生命却又远离了自己的人。他就这样过早地进入了思考的童年、孤单的童年。他因为幻想和不安而独处，形单影只……

我从懂事的时候起就不记得父亲。后来随着一点点长大，更加固执地想弄明白那个父亲是怎样一个人。这真不容易。因为当时家里人谁都不愿提起他，在外人面前又不敢提起他。

我只大致知道：父亲先是一个英雄，后来又是一个罪犯。他从拘押地放出以后才有了我——他与一家人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两年，然后又走开了。他正在南部大山里做工。

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段更加持久的苦役，是与全家人更漫长的一次分离。我们家从此只有这三口人：我、母亲和外祖母。关于父亲的事

情谁都比我知道得多，她们只是不说。而我又不能乱问，因为我从小就发现，所有牵涉到父亲的话题都是真正的禁忌。我不能问，我一看她们突然垂下的眼睛就会明白。

我们的居所是从林中的一座小茅屋，它大概搭在了天底下最偏僻的一个角落。这就使我们一家显得更加可怜，使我变得更加孤单。只是许久之后，特别是我长大了之后，才觉得这多少有点神奇，或许还算是一个奇迹呢。因为当我全部得知了小茅屋的来历，并且能够从自然地理的位置上加以回视的时候，才明白这是上苍送给我们的一个恩惠：在一家人最困窘最危厄之时，即我们被驱逐出城而又无处可去之时，正是这座荒原上的小小茅屋接纳了全家。

也就是说，它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有人仿佛有个预知似的，提前搭好了它。如今，动手搭这座茅屋的人早就过世了。我一直把他想象成童话里才有的那种老爷爷，一张慈祥的脸，白须飘飘。家里人告诉：他一辈子独身，年轻时是外祖母家的一个仆人，后来带着主人赠与的一大笔钱，独自到荒原上谋生来了。他在没有人烟的野林子里垦荒种植，历经万般艰辛草创了这个温暖的小窝。让我们想象一下：他出其不意地与主人一家相会时，该是多么惊喜。那一刻百感交集，双泪长流……接下来的这种荒原岁月该别有一番滋味。可惜他迎来自己不幸的主人一家之后，没有几年就故去了。好像他费尽心力打造的小窝、精心栽培的这片果园，只是为了这种等待和安置似的，等来了，完成了，他也就走了。世上有多少出人预料的好人，又有多少不幸的人啊。

关于那位老人的事情，每次说起来都让母亲和外祖母热泪盈眶，于是她们索性就不怎么提他。可是这位老人的故事，却让我一生都不能忘怀……我不能忘记的还有外祖母告诉的另一些事，是父亲刚刚从监禁地回来的情景：那时的父亲啊，一解下铐子就扑到了那座海滨城市去找自己的家了。可怜的他在大街上转悠了许久，要找原来的街巷，找那座府邸——它早就被改建了，原来的主人已经落荒而逃，逃进海边莽林里去了。他后来好不容易才知道是这样，于是就一路跌跌撞撞找了来……一家人就这样团聚了。

只可惜这不是苦难的结束，而是它的开端。他在荒原小屋里只过了两年，然后又得离开。这一次谁也说不准父亲的苦役会有多长。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段等待的日子可真难熬啊。

我们无时无刻不感激那位给了一家人居所的老爷爷。孤苦的老人哪，当年硬是在一片无边的丛林里垦出了土地，栽种了各种果树，一座挺好的茅屋就搭在了花园般的果林中间。这种燕子衔泥似的劳碌辛苦而幸福，这是筑园啊。老人凭一己之力在这儿创造了一个童话。这个童话曾经是迷人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一切，只停留在这一截上，那我们全家也就生活在老爷爷创造的这个童话里了。很可惜，世界上总是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没有这么美好的事。凡是美好的东西就一定要打碎它，一定是这样。为什么？不知道。反正一定会把美好的东西，比如这个童话，给彻底打碎，让它一点屑末都不留……

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开始了垦荒，那是一个大规模的像打仗一样的运动。结果茫茫海滩上的林子毁了多半，草地和灌木烧掉了，有的地方种了地，有的地方种植了果树。这个运动的结果就是在离我们的茅屋不远处组建了一处很大的园艺场，并且把我们的小果园也给圈在了场内，最终成为它很小的一部分——我们那么好的园子给取走了，我们一家人却给抛弃了。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们这一家人不能算做园艺场的人，而顶多是做点零工。在离我们小茅屋几十米远处，园艺场的人盖了一座坚固的泥屋，里面住了两个护园的人，但他们只在收获季节才到泥屋里过夜。几年之后，小泥屋才有了真正的定居者，他们是园艺场的一对新婚夫妇：老骆和达子嫂。

园艺场无偿地取走了我们的小果园，却只让妈妈到园艺场做临时工。外祖母操持家务，空闲时就到林子里采蘑菇。显而易见，我更多的时间只能和外祖母在一起。

那片无边无际的林子啊，它让我经历着任何人都不曾遇到的一些奇迹——当外祖母忙得无暇照料我的时候，我最好的去处当然还是那片林子。多少人在里面迷过路，包括那些带狗的猎人；我却不会。我嘛，哪一棵奇怪的树长在什么地方，上面常常落下什么鸟儿；哪几棵榆树总是分泌糖汁，会引来火红色的大个头黄蜂，我都一清二楚。

这样的日子里尽管要想念父亲，要一人独处，可有时候也会把一切都忘掉，只剩下愉快。因为林子里的一切都与我结成了朋友，野果子、各种小动物、神奇的花、不为人知的小溪，都与我有了特别的默契。它们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善待了我，这儿从来没有发生外祖母和妈妈所担心的事情。她们啊，什么都怕，怕林子，怕野兽和人，当一闲下来发

现我不在身边时，就立刻到处喊我找我……而我也就在这些日子里，结识了那只同样孤单的小鹿。

## 2

父亲从南山水利工地回来的那一年我刚刚七岁，正是上学的第二年。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来这样一个父亲。我哪里知道，他这个人其实才是真正可怕的，伴他一起来到的还有更大的灾难。他带给小茅屋无边的恐惧、懊丧、绝望，留给我一生难忘的恐怖。我得说，他带给我们一家的简直就是毁灭，或者说他不声不响地把我们一家推到了毁灭的边缘……我只有这时候才明白，我过去对于他的全部想象都破灭了，我往昔的思念显得多么可笑啊。

十几年后我还记得他归来的那一天、那个时刻，记得第一眼看到他时心底里泛起了怎样的惊惧：这分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会是我的父亲？瘦弱、衰老，甚至是丑陋。我当时除了惊愕，还感到了一种难言的耻辱——直到许久许久之后，每当我想到第一眼看到的那副僵僵的眼神、吊在干腿上的半截黑裤，心里还要为他害臊……当然了，一切都需要慢慢改变，需要一点点扭转——可惜到了那一天，到了自己因为有一个父亲而感到骄傲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刚刚归来的父亲并未因为长年累月的苦役、因为无穷无尽的汗水而稍稍洗去了一点罪恶，而是相反，他变得更加罪孽深重了。我们全家很快从那些不断闯到小茅屋来的审讯者、监视者，从他们的声声呵斥和峻厉的眼神中明白了一切。每逢来了这样的人，外祖母就留下母亲支应他们，然后把我揽到屋内一个角落里。她一边护住我，一边听着隔壁的质问和大声怒斥。

那些长长的冬夜，北风吹响了林梢，好像怒涨的海水随时都会覆盖过来。我偎在外祖母身边，听着父亲在隔壁一声连一声咳嗽，母亲压低声音说话……那些夜晚啊，不一定什么时候，来自园艺场或附近林子里的民兵就要闯进来，他们照例什么都不解释，只吆喝着将父亲一把拉走。

“民兵”，这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的两个字。我们茅屋四周总有掬枪的

人，他们是被指派来监视父亲的。其实全家人都在他们的盯视之下。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事，连走路都轻轻的，说话时声音也要压得低低的。父亲平时要被喊到离我们家五六华里的一个小村去做活，因为他没有资格在园艺场做工，做临时工也不行。

可以想象，父亲如果早一年回来，我上学的事肯定会化为泡影。妈妈当时为了让我上学费了多少心思。因为总要上学啊。可是除了园艺场子弟小学之外，离这儿最近的学校也有二十华里。妈妈一次次央求，好说歹说才被应允。我终于要上学了，这是我们在当年惟一一件值得庆幸和纪念的事情。

上学前，妈妈和外祖母一遍遍叮嘱我：千万要听话啊——听各种人的话，老师的，同学的，反正无论是谁都不要招惹，千万别招惹别人啊。她们说求得这样一个机会多么不易，稍有闪失，这辈子就再也别想上学了——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这是我必须记住的，即在外面千万不能提到他，不能提到父亲。

就这样，我心里装着一大堆禁忌，战战兢兢背上了书包。尽管如此，出门后全身都是难言的兴奋，还有一点紧张和胆怯，心跳一个劲儿顶撞胸脯。难忘那个春天的早晨，当我翻过小果园后面的沙岭慢坡，斜穿过一片灌木林，进入更大的一片果园时，一眼就会看到一片红砖房子。那儿有冬青树墙，有垂柳，有水泥筑成的乒乓球台和草地。操场很大，边上长了可爱的法桐树。一排排穿得花花绿绿的学生正从红砖房里走出来，唱着歌。我像看着神话中才有的这一切，激动得一声不吭。

### 3

可能因为我太沉默了吧，从第一天开始，学校里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我每时每刻都是拘谨的，尽管我总是想法遮掩它。我试着对同学和老师微笑，或者至少对他们说点什么才好——试了试，很难。我更多地记住了妈妈和外祖母的叮咛，小心翼翼地对待一切。可这样久了，又渐渐觉得自己像个木偶，总是机械地移动，挺可笑的。

从学校出来，一个人踏上那条灌木丛中的小路时，我才重新变成了自己。我又恢复了一个人在林子里的欢快心情，又叫又跳，大声呼喊那



只飞在头顶的云雀。当登上沙岭之后，一眼看到那片小果园、园子当心那幢棕黄色的茅屋时，心上立刻一沉，又变得像它一样沉默了。我坐下来，两手按地，然后像只田鼠那样，悄无声息地从沙岭上滑溜下来。

值得庆幸的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同学和老师知道我们家的详细情况——我们的茅屋、父亲，这一切奥秘他们都不知道……但我想校长可能知道，因为他的镜片后面有一双好奇的、诡秘的眼睛。我于是像躲避灾难一样躲避着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终于有了几个谈得来的同学，他们大概开始把我看成朋友了吧。其中有几个甚至提出要到我们家玩，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家不在场内宿舍区，而是在一片林子的深处，并且是一幢茅屋——那该是多么有趣啊！他们嚷着要来，我却非常害怕。我用各种借口阻挡他们，好不容易才挨过了半年。

但可怕的一天还是来了。大约是星期一的早晨，我一进教室的门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上课铃敲响之前，教室一角的几个人一直嘁嘁喳喳的，他们一边议论一边往我这边看。我的心开始扑扑跳，只装着低头看书，两只耳朵却在捕捉他们的声音。我听到了“黑子”——全班个子最高、最让人惧怕的一个人，他父亲是场部的民兵头儿——正在高声喊叫——天哪，他在喊我父亲的名字！

我觉得全身的血液轰一下冲上头顶，接下去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们还是喊、哄笑。我仍然低头看书。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全班同学的目光一齐投在身上的那种刺疼。那些尖利的目光合在一块儿，重若千斤。

“你们可得离他远点儿，小心沾上毒水！”

“黑子”一喊，我的同桌真的把身子往一边闪了闪。教室内静得很。

只是一会儿工夫，又是一片嗡嗡声。这乱哄哄的声音直到上课开始、老师走上讲台才渐渐平息……

那一天是厄运的开端。从此学校对我而言就像个樊笼和地狱了。“黑子”喊出的话像病菌一样无休止地蔓延开来。我明白许多人都知道了我们家的事情，特别是父亲的事情。我发现所有上课的老师也都把一切搞得清清楚楚了。因为他们上课时偶尔要扫过来一眼，那目光里混合了各种各样的意味：厌恶、好奇，还有一点点怜悯……

但我没有把这些告诉母亲和外祖母。